



郑振铎著

XIANDAI MINGJIA JINGDIAN

风涛



新世纪出版社

现代名家经典

郑振铎著

XIANDAI MINGJIA JINGDIAN

风涛

I216.2
39
:4(7)

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



00581514

现代名家经典

新世纪出版社

现代名家经典

前 言

“五四”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杰出作家郑振铎(1898—1958)是一位文化巨人,“不论在诗歌、戏曲、散文、美术、考古、历史方面,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,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”,郑振铎“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”。(胡愈之语)。因此,本书仅仅凭借十几万字的篇幅,若想概要性地反映、介绍郑振铎解放前的小说和散文创作整体风貌,恐怕难乎其难。然而这十几万字的篇章还是选出来了,这是因为本书放弃了“反映整体”的企图,而去专门择取精彩华章(自然亦非全部华章)。这样做虽然会失之偏颇,但对读者的阅读,或许也还受用。

郑振铎的小说创作,初步成熟于20年代,此间发表不少描写家庭生活的短篇,随后于1928年结集出版了《家庭的故事》。我们这里选编的郑振铎的小说,有的作品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内部的喜怒哀乐,有的作品

则揭露封建宗法家庭内的黑暗,对封建思想进行批判。这些小说的创作思想、旨趣虽不尽相同,但都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,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本世纪20年代中国的社会、家庭及人们的情感生活。

30年代的中国,民族矛盾、阶级矛盾尖锐,在这动荡的时代背景下,郑振铎创作出一系列新型历史小说,与现实的斗争密切相关,艺术上也更臻成熟。如《桂公塘》、《黄公俊之最后》,热情歌颂民族英雄,激励人们参加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,如《毁灭》,对民族败类进行揭露与鞭挞,在当时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由于作者的文史知识丰厚,文学造诣高深,读这些历史小说,无疑也是艺术上的享受。作为紧贴现实生活的小小说《访问》,抨击了国民党警察骚扰民宅的丑行,表达出人们渴盼自由渴盼解放的心愿,真实感人。

在郑振铎文学作品中,散文的分量最重。他的散文性格鲜明,笔锋犀利,文采飞扬而又平明易读,看似信手拈来却蕴藏了丰富的内涵和深挚的情感。由于郑振铎的散文作品太多,本书着重选取他的抒情散文。所选篇章中,有徜徉于大自然山水间的悠然之情,也有大革命失败后作者被迫离开祖国的复杂之情,有描述沦陷区人民的无边苦难,指斥侵略强盗昭彰罪恶的堂堂正气,也有痛悼亡友时发自肺腑且超乎友情之外的悲切与孤愤。可谓篇篇有情,其情之丰富,恐非常人可比。这些都有待于读者朋友去细细品味了。

本书所选作品,尽量依照文章创作时间先后排序,没有精确时间的,排列在当年作品之末,有的作品完成时间系编者从资料中查出,一并附在篇尾。此外,所选《蛰居散记》中的四篇散文,原系40年代前半期郑振铎蛰居沦陷区时所作,当时零散地发表于各报,具体的时间已很难查寻了,在此特地说明。

目 录

1

目 录

前言	李家平 1
----------	-------

小 说

九叔	1
赵太太	12
桂公塘	22
黄公俊之最后	72
毁灭	111
风涛	138
访问	168

散 文

月夜之话	177
山中的历日	183
蝉与纺织娘	189
离别	193
海燕	199
蝴蝶的文学	202
暮影笼罩了一切	215
鸬鹚与鱼	220
“封锁线”内外	225
售书记	229
悼许地山先生	234
忆六逸先生	240
哭佩弦	245

九叔

九叔在家庭里，占一个很奇特的地位：无足轻重，而又为人的眼中钉，心中刺；个个憎他，恨他，而表面上又不敢公然和他顶撞。他走开了，如一片落叶堕于池面，冷漠漠的无人注意。他走开了，从此就没有一个人在别人面前再提起他，也没有人问起他的近况如何，或者他有信来没有。只有大伯还偶然的说道：“老九在湖州不晓得好不好，去了好几个月一封信也没有来过。”只有大姆还偶然的忆起他，说道：“九叔的脾气不大好，在那边不晓得和同事住得和洽否？”

但是，九叔的信没有来，九叔他自己不久却回来了。他回来了照例先到大姆的房门口，高声的问道：

“大嫂，大嫂，在房里么？大哥什么时候才可回家？”

他回来了，照例是一身萧然，两袖清风，有时弄得连铺盖也没有，还要大姆拿出钱来，临时叫王升去买一床棉被给他。

他回来时，照例是合家在背后窃窃的私议道，“讨厌鬼这末快又来了！”人人心中是说不出的憎和恨，家庭中便如一堆干柴上点着了火，从此多事，鸡犬不宁。

他是伯祖的第二姨太太生的，他出世时，伯祖已经有六十多岁了，伯祖死时，他还不到八岁，于是大伯父便算是他的严父，他的严师，不仅是一个哥哥。他十岁时，跟了几个兄弟一同上学。是家里自己请的先生，今天是谁逃学，不用说，准是他；今天是谁挨了先生的打，不用说，准是他；今天是谁关了夜学，点上灯还在书房里“子曰，子曰”的念着，不用说，也准是他。好容易两年三年，把《四书》念完了，念完了他的责任便尽了，由“大学之道”起，到“则亦无有乎尔”止，原文不动的交还了先生。说到顽皮，打架，他便是第一。带领了满街的孩子在空地上操兵操，带领的是谁，不用说，准是他；抛石块到邻居的窗户里去的是谁，不用说，准是他；把卖糖果的孩子打得哭了，跑到家里来哭诉，惹祸的是谁，不用说，也准是他。

大伯父实在管不了他，只好叹了一口气，置之不理。他母亲是般般件件纵容他惯的，大伯父是严管也不敢。但他怕的还只有大伯父。不仅在小时候是怕，到了大时还是怕。“大哥”是他在家庭中唯一的畏敬的，唯一的说他不敢回口的人。

他母亲死时，他已经二十多岁了，便常在外面东飘西荡，说是要做买卖，说是要找事做，说是到上海去，说是到省城去。不知在什么时候，祖父留给他的一份薄产，他母亲留

给他的一份衣服首饰，都无影无踪的消没了，他便常在父亲家里做食客，管闲事，成了人人的眼中钉，心中刺，闹得鸡犬不宁。

自从大伯父合家搬到上海来后，二婶，五婶也都住在一处，家庭更大，人口更杂，九叔也成了常住的客人，而口舌更多。他每次失业，上海是必由之路，而大伯父家便是他必住之地。他的失业，一年两年不算多，而他的就事，两月三月曰算久。于是家里的人个个都卷在憎与恨的旋风中，连李妈也被卷入，连荷花也被卷入。五婶是表面上客客气气，背后讽刺批评；二婶是背后微度罗罗唆唆，表面上板着面孔不理他。而九叔和她便成了明豆的不两立的敌人。

九叔爱管闲事，例如：荷花手里提着开水壶，要去泡水，经过他的面前，他便板着脸说道：“荷花，你昨夜又偷吃五太女的饼干么？大太太不舍得打你。再偷，我来打！”这时，厨房里锵的一声，表明郭妈洗碗时又打碎了一只，九叔便连忙立了起来，赶到厨房里说道：“又打碎碗了！好不小心的郭妈！要叫大太太扣下工钱来赔。这样常打碎东西还成么！”李妈又由楼上抱了小弟弟噤噤的走下楼梯。“李妈，”九叔又叫住了她：“把小弟弟抱到哪里去？当心太阳。不要乱买东西给他吃，吃坏了你担当不起。”李妈咕嘟着嘴答着：“又不是我要抱他出去！是五太太她自己叫我抱他去买十锦糖的。”

他是这样的爱管闲事。于是在傍晚的厨房里窃窃的骂声起来了：“一个男子汉，没出息，不会挣钱，吃现成饭，倒爱管人家的闲事！”朦胧的灯光之中，照见李妈、郭妈和荷花，还有四婶用的蔡妈和厨子阿三。

九叔吵闹得合宅不宁。例如：他天天闲着没事做，天天

便站在二婶、五婶，隔壁的黄太太，还有二姨太的牌桌旁边，东张张，西望望，东指点，西教导，似乎比打牌的人还热心。“看了别人的牌，不要乱讲。”黄太太微笑的禁阻他，二婶便狠狠的钉了他一眼。有一次，二婶刚好听的白板，二索对倒，桌上已有红中一对碰出，牌很不小，她把听张伏在桌上，故意不让九叔看见。九叔生了气道：“不看就不看，我还猜不出？一定有一对白板！对家和数很大，你们白板大家不要打。”而这时，黄太太刚好摸到一张白板，正要随手打出，听他一说，迟疑了一下，便换了一张熟牌打出。结局是二婶没有和出。她忍不住埋怨道：“爱看牌就不要讲话！东看西看的，什么牌都知道了。”

九叔光了眼望她道：“二嫂说什么，我又没有看见你的！自己输急了，倒要埋怨别人！”

要不是黄太太和五婶连忙笑劝，一场大闹是决不免的。看了黄太太和五婶的脸上，看了打牌的份上，二婶只好咕嘟着嘴，忍气吞声的不响，而九叔也只好咕嘟着嘴，忍气吞声的不响。

这一场牌的结果，二婶是大输。她便罗罗唆唆的在房里骂了九叔半夜。九叔便是她输钱的大原因。她的牌刚刚转风，九叔恰来多嘴，使她这一副牌不和；这一副牌不和，便使她一直倒霉到底。这罪过不该九叔担负又该谁担负的？

“好不要脸，一个男子汉，三十多岁了，还住在哥哥家里吃闲饭，管闲事，有骨气的人要出去自己挣钱才好。不要脸的，好样子！爱管闲事……吃闲饭！好样子！”她的骂话，颠颠倒倒是这几句。

不知以何因缘，她骂的话竟句句都传入九叔的耳朵里。第二天，大伯父出门后，九叔就大发雷霆了，瘦削的脸铁青

铁青的，颧骨高高突出，双眼睁大了，如两只小灯笼，似欲择人而噬。手掌击着客厅的乌木桌，啪啪的发出大声，然后他的又高又尖的声带，开始发音了：

“自己输急了，反要怪着别人，好样子！我吃的是大哥的饭，谁配管我！我住的是大哥的家，爱住便住，谁又配赶我走！要赶我，我倒偏不走！怕我管闲事，我倒偏要管管！大哥也不能撵我走！大哥的家，我不能住么？快四十的人了，还打扮得怪怪气气的，好样子！自己不照照镜子看！”

这又高又尖的指桑骂槐的话，足够使二婶在她房里听得见，她气得浑身发抖，也颤声的不肯示弱的回骂着：

“好样子！一天到晚在家吃闲饭，生事，骂人！配不配？凭什么在家里摆大架子！没有出息的东西，三十多步了，还吃着别人的，住着别人的，好样子！没出息！……”

二婶的话，直似张飞的丈八蛇矛，由二婶的房里，恰恰刺到他的心里，把他满腔的怒火拨动了。他由客厅跳了起来，直赶到后天井，双手把单衫的袖口倒卷了起来，气冲冲的仿佛要和谁拼命。

他站在二婶窗口，问道：“二嫂，你骂谁？”

二婶颤声的答道：“我说我的话，谁也管不着！”

“管不着！骂人要明明白白的，不要棉里藏针！要当面骂才是硬汉，背后骂人，算什么东西！好样子！输急了，倒反怪起别人来。怕输便别打牌？又不是吃你家的饭，你配管我！二哥刚刚有芝麻大的差事在手，你便威风起来，好样子！不看看自己从前的……”

二婶再也忍不住了，从椅上立起来，直赶到房门口，一手指着九叔，说道：“你敢说我……大伯还……”她的声音更抖得厉害，再也没有勇气接说下去。

九叔还追了进一步：“谁敢说你，现在是局长太太了！有本领立刻叫二哥回来吞了我。一天到晚，花花绿绿，怪怪气气的，打扮给谁看。没孩子的命，又不让二哥娶小。醋瓶子，醋罐子！”

这一席话，如一把牛耳尖刀，正刺中二婶的心的中央。她由房门倒退了回来，伏在床上号啕大哭。

这哭声引动了合家的惊惶。七叔和王升硬把九叔的双臂提着，推了他出外，而五婶，大姆，李妈，郭妈，荷花都拥挤在二婶的身边，劝慰的语声，如傍晚时巢上的蜜蜂的营营作响，热闹而密集。

他是这样的闹得合家不宁。

等到大伯父从厅里回家，这次大风波已经平静下去了。九叔不再高声的吵闹，二婶也不再号啕，不再啜泣。母亲和五婶已把她劝得不再和“狗一般的人”同见识，生闲气。

这一夜在房里，大姆轻啜了一口气，从容的对大伯父说道：“九叔也闲得太久了，要替他想想法子才好。”

大伯父道：“我何尝不替他着急。现在找事实在不易。去年冬天，好不容易荐他到奔牛去，但不到两个月，他又回来了。他每次不是和同事闹，便是因东家撤差跟着走。这叫我怎么办。他的运气固然不好，而他的脾气也太坏了。”

大姆道：“你想想看，还有别的地方可荐么？你昨天不是说四姊夫放了缺。何不荐他到四姊夫那里去试试？”

大伯父道：“姑且写一封信给试试看。事呢，也许有，只怕不会有好的轮到他的。”

第三天早晨，九叔便动身了。他走开了，如一片落叶堕于池面，冷漠漠的无人注意。他走开了，从此就没有一个人在别人面前再提起他，也没有人问起他的近况如何，或者他

有信来没有。只有大姆还偶然的忆起他，只有大伯父还偶然的说起他。他走开了，家里也并不觉少了一个人。只有一件很觉得出：口舌从此少了；而荷花的偷吃，郭妈的打碎碗，李妈的抱小弟弟出门，也不再有人去管。

这一次，他的信却比他自己先回来。他在信上说：“四姊夫相待甚佳，惟留弟在总局，说，待有机会，再派出去。”隔了几个月，第二封信没有来，他自己又回来了。

这一次，失业只有半年多，而就事的时候也不少于半年，这是他失业史上空前纪录。他回来了，依旧是一身萧然，两袖清风，依旧是合家窃窃的私议道：“讨厌鬼又来了！”依旧是柴堆上点着了火，从此鸡犬不宁，口舌繁多。

“四姊夫太不顾亲戚的情面了。留在总局半年，一点事也不派。到他烟铺上说了不止十几次，而他漠然的不理会。他的兄弟，他母亲的侄子，他的远房叔叔，都比我后到，一个个都派到了好差事。我留在总局里，只吃他一口闲饭，一个钱也不见面。老实说，要吃一口饭，什么地方混不到，何必定要在他那里！所以只好走了！”他很激昂的对大伯父说，大伯父不说什么，沉默了半天，只说道：“做事还要忍耐些才好……不过，路上辛苦，早点睡去罢。”回头便叫道：“王升，九老爷的床铺铺好了没有？”

王升只随口答应道：“铺好了。”其实他的被铺席子，都要等明天大姆拿出钱来再替他去置办一套。

这时正是夏天。夏夜是长长的，夏夜的天空蔚蓝得如蓝色丝绒的长袍，夏夜的星光灿烂如灯光底下的钻石。九叔吃了晚饭，不能就睡，便在夏夜的天井里，拖了一张凳子来，坐在那里拉胡琴。拉的还是他那个每个夏夜必拉的那个烂熟的福建调子《偷打胎》。他那又高又尖的嗓子，随和

了胡琴声，粗野而讨人厌的反复的唱着。微亮的银河横亘天空，深夜的凉风吹到了人身上，使他忘记这是夏天。清露正无声的聚集在绿草上，花瓣上。而九叔的“歌兴”还未阑。李妈、郭妈、荷花们这时是坐在后天井里，大蒲扇啪啪的声响着，见到的是和九叔见到的同一的夏夜的天空。荷花已经打了好几次的呵欠了。

二婶在房里，正提了蚊灯在剿灭帐子里面的蚊寇，预备安适的睡一夜。她听见九叔还在唱，便自语道：“什么时候了，还在吵嚷着！真是讨厌鬼，不知好歹！”

然而，谁能料到呢，这个讨厌鬼却竟有一次挽救了合家的厄运。真的，谁也料不到这厄运竟会降到我们家里来，更料不到这厄运竟会为讨厌鬼的九叔所挽救。

黄昏的时候，电灯将亮未亮。大伯父未回家，王升出去送信了，七叔是有朋友约去吃晚饭。除了九叔和阿三外，家里一个男子也没有。李妈抱小弟弟在楼上玩骨牌；荷花在替母亲捶腿；郭妈在厨房里煮稀饭。这时，大门蓬蓬的有人在敲着，叫道：“快信，快信！”二婶道：“奇怪，快信怎么在这个时候来！”她见没人去开门，便叫正在她房里收拾东西的蔡妈道：“你去开门罢。先问问是哪里来的快信。”

蔡妈在门内问道：“哪里寄来的快信？”

门外答道：“北京来的，姓周的寄来的。”

呀的一声，蔡妈把大门开了，门外同时拥进了三个大汉。蔡妈刚要问做什么，却为这些不速之客的威武的神气所惊，竟把这句话梗在喉头吐不出。

“你们太太在哪里，快带我们去见她。”来客威吓的说道。

蔡妈吓得浑身发扎双腿如疯瘫了一样，一步也走不

动，而来客已由天井直闯到客厅。

全家在这时都已觉得有意外事发生了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九叔已由他自己的房间溜到楼上来。他对五婶道：“不要忙乱，把东西给他们好了。”五婶颤声道：“李妈，当心小弟弟。他们要什么都给他们便了。”四婶最有主张，已把金镯子、钻戒指脱下放到痰盂里去。母亲索索的打冷战不已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一步路也不能走动。

九叔已很快的上了阁楼，由那里再爬到隔壁黄家的屋瓦上，由他家楼上走下，到了弄口，取出警笛呜呜的尽力吹着，并叫道：“弄里有强盗，强盗！”

弄里弄外，人声鼎沸，同时好几只警笛悠扬的互答着。

那几个大汉，匆匆的由后门逃走了，不知逃到哪里去。家里是一点东西也没有失，只是空吓了一场而已。

大姆只是念佛：“南无阿弥陀佛！亏得菩萨保佑，还没有进房来！”

五婶道：“还亏得是九叔由屋瓦上爬过黄家，偷出弄口吹叫子求救，才把强盗吓跑了。”

大姆轻松的叹了一口气道，“究竟是自己家里的人，缓急时有用！”

谁会料到这合家的眼中钉，心中刺的九叔，缓急时竟也有大用呢？

然而，谁更能料到呢，这合家的眼中钉，心中刺的九叔，过了夏天后，便又动身去就事了呢？而且这一去，竟将一年了，还不归来。

谁更能料到，九叔在一年之后归来时，竟不复是一身萧然呢？他较前体面得多了，身上穿的是高价的熟罗衫，不复为旧而破的竹布长衫；身边带的是两口皮箱，很沉重，很沉

重的，一只网篮，满满的东西，几乎要把网都涨破了，一大卷铺盖，用雪白的毯子包着，不复是“双肩担一嘴”的光棍；说话是甜蜜蜜的，而不复是尖尖刻刻的谩骂。

五婶道：“九叔发福了，换了一个人了。”

他回来时，照例先到大姆的房门口，高声的问道：

“大嫂，大嫂，在房里么？大哥什么时候才可回家？”

他回来了，合家不再在背后窃窃的私议道：“讨厌鬼又来了！”

他回来了，家里添了一个新的客人，个个都注意他的客人。大姆问道：“九叔，听说发财了，恭喜，恭喜！有了九婶了么？”

他微笑的谦让道：“哪里的话，不过敷衍敷衍而已。局里忙得很，勉强请了半个月的假，来拜望哥嫂们。亲是定下了，是局长的一个远房亲串。”他四顾的看着房里说道：“都没有变样子。家里的人都好么？”荷花正在替大姆捶腿背。他道：“一年多不见，荷花大得可以嫁人了。”

合家都到了大姆的房里，二婶，五婶、七叔，连李妈、郭妈、蔡妈，拥拥挤挤的立了坐了一屋子，都看着九叔。

五婶问道，“九叔近来也打牌么？”

“在局里和同事时常打，不过打得不大，至多五十块底的。玩玩而已，没有什么大输赢。”九叔答道。

饭后，黄太太也来了。她微笑的问道：“下午打牌好不好？九叔也来凑一脚罢。横竖在家里没事。只怕牌底大小，九叔不愿意打。”

九叔道：“哪里的话。大也打，小也打。不过消遣消遣而已。”

花啦一声，一百三十多张马将牌便倒在桌上，而九叔便

居然上桌和黄太太、二婶、五婶同打，不再在牌桌旁边，东张张，西望望，东指点，西教导，惹人讨厌了。

谁料到九叔有了这样的一天。

这时正是夏夜。夏夜是长长的，夏夜的天空蔚蓝得如蓝色丝绒的长袍，夏夜的星光是灿烂如灯光底下的钻石。在这夏夜的天井里，只缺少了一个九叔，拉着胡琴，唱着那熟悉的福建调子《偷打胎》。微亮的银河横亘天空，深夜的凉风，吹到人身上，使他忘记这是夏天。清露正无声的聚集在绿草上，花瓣上。在这夏夜的后天井里，同时还缺少了李妈、郭妈、荷花们，也不见大蒲扇的啪啪的响着，也不见荷花的打呵欠。

上房灯光红红的，黑压压的一屋子人影，牌声悉悉率率的，啪啪噼噼的，打牌的人，叫着，笑着，而李妈、郭妈、荷花们忙着装烟倒茶，侍候着他们打牌的人。

1927年8月1日在巴黎

(选自1928年远东图书公司版《家庭的故事》)